

# 空難餘生

●劉庚才

海口飛機失事生還七絕七首——筆者

- (一) 新津鴿候搭機難，數萬離人露宿餐；  
政府機票無座位，現款價購又歸還。
- (二) 承友允棲機下間，幽昏褊狹如囚監；  
耳聽輓轆機聲響，身曲踟躕學狗眠。
- (三) 航駛四時海口望，詎因人滿禁停降；  
南飛三亞頻降險，海口飛還目已茫。
- (四) 死生有命不由人，唵咒入夢好定神；  
霹靂一聲如地震，傷亡號哭斷腸魂！
- (五) 因竊機腹怎逃生？閉目待焚作野魂；  
詎見雨電忽降閃，始知墮裂拔首奔。
- (六) 死為義鬼傷為愁，俱是忠貞向自由；  
何日天倫重相聚？惟望早建復興獻。
- (七) 蓉城別母淚盈眶，瓊島墜機痛死傷；  
海角天涯成永訣，年年此日斷肝腸！

## 拋妻別母成都突圍

民國卅八年十二月成都危急時，中央各機關人員，及各處退集四川人員，均作緊急疏散（當

時因雲南的龍雲、盧漢叛跡已彰，廣西已入戰場，只有向海南島、臺灣兩地疏散較為安全）。作者因公羈身，返成都較晚，本擬攜眷飛往臺灣，奈央航及民航公司，或投共，或停航，無從購票，當局因空軍忠貞可靠，指定空軍運輸飛機擔負疏散任務。作者承西南長官部發給搭乘空軍飛機機票，僅供個人乘機之用。後經打聽結果，空軍運輸機因人多機少，不惟家屬無法搭乘，即政府人員持有機票者，亦不易排上座位。迫於無奈，只有隻身赴新津機場去碰碰機會（當時成都機場全歸軍用，新津機場作為向外疏散機場）。乃將家母及妻子留下，明知此一去，萬一成都不守，將長時隔絕，不知何日得以團圓？轉思父母生我劬勞，養育之恩，昊天罔極！生逢戰時，職務羈身，平時既少定省，危時又不能援出奉養，何以爲人子？！又念妻子何辜？亦爲拋棄，何以爲人夫？！何以爲人父？！直不孝不義不慈之罪人！欲攜同去，縱出任何代價，亦購不到機票；欲守奉不去，勢將同歸於盡，更貽違令不忠之罪！前思後想，進退維谷。後經全家再四研商，只有隻身先去臺灣，再圖他法團聚。

臨行時，感生離死別之痛，泣不成聲，幸母妻勸責，曉以先公後家，忠孝不能兩全之義，且全國如此，豈只一家？應英雄氣長，當機立斷，勿再以家人爲念，催促趕赴機場。不得已，於全家老幼抱頭痛哭聲中忍痛棄母妻子而去！

當時成都街頭人煙稀少，荒涼寂寥，雨雪霏霏，氣壓甚低，似乎上蒼亦爲國家生民的苦難而涕泣。

## 涸鮒登機踟躕壘中

詎料到新津機場後，遙望遍處黑影，候機者數萬人，已排至機場大門，均在露宿風餐中鶴候飛機，個個形色倉皇，如末日之將臨（新津機場爲中華民國抗日時所建最大最好的機場，爲B-29重轟炸機的基地，機場遼闊）。

我們疏散人曾向機場辦事人員詢問政府所發機票，何日可以排上飛機？使人絕望的答覆稱：政府所發機票很多，飛機座位有限，團體還有希望，個人很難排上。如急於搭機，只有試以現款購票看看如何？一剎那每人交現洋兩百元，登記購票，竟達兩百餘人，因天色已晚，停止登記繳

款。但第二天又將現款退回，答稱確無座位可以出售。據聞無論個人或團體，非有空軍周至柔總司令來電，不能乘坐，可見搭機之難了。但各人於失望無奈中，仍不忍離開，均在機場鶻候，等待奇蹟出現，或效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」了。

作者無神通，正擬返回成都覆命，臨返時，再到機場的鐵絲網外，看看運氣如何？有無熟人可想辦法？豈知天無絕人之路，忽遇一空軍熟人，請其援手，設法搭機，他在關心、為難中，一再考慮，始答稱：「我們這架運輸機下午開往海南島，客人已滿，只好設法叫你隻身上機，不准攜帶行李，只准帶一手提公文皮包。」遇此救星，真如莊子所說「汲西江之水，活涸轍之鮒」了，乃將行李全部拋棄，只帶公文包一個，隨友人登機。進入客人座艙，見客人已滿，詢知多為中央通訊社及各報社人員，故載有機器及器材。友人引我進駕駛間，繼將駕駛間地板打開，囑我進去，我初時尚疑慮，不敢向飛機肚內鑽去，繼想，捨此一途，只有不走了。不管如何，總比在機場候機無望的人好些，友人既然「請君入甕」，也只好如此吧！

俯身進去後，又將鐵板蓋上，其低不可挺身，上為駕駛間，下為飛機艙底，雖無風高之慮，而有月黑之象。內中已有待水之酒耐數人，雖不敢大聲說話，但均面面相覷，點頭示意歡迎，默許為同舟共濟的患難伙伴了。因艙間為半月形，只可隨勢曲身縮腿躺下學狗眠了。初入甕中，頗為悲悽，既而尚覺習慣。

## 一起一降未覺着陸

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左右，忽聞飛機發動，繼覺已翱翔於高空了，心中為之一暢。雖機器轟轟有聲，也可稍入夢境，恢復疲困的身心。但是痛定思痛，腦海中全是母妻子女痛號生離的慘景，不覺悲從中來，泫然淚下。當晚六時左右，飛機在空中盤旋，料已飛越廣州到達海南島的海口市（那時廣州已淪陷），但盤旋之後，繼覺飛機又已升空他飛了，心中不免起疑。約一小時後，又盤旋下降，均以爲將慶平安下機了，詎料下降後，飛機又緊急拉起，上下數次均未降落，而客人均已恐懼心碎，頭昏目眩，不知出了何事。作者因爲已有坐飛機危急事件的經驗，故曾判斷是因爲飛機輪子下不來，不敢降落的原因（那是民國卅八年夏，由渝飛蓉，適與陸軍官校新舊校長張耀明、關麟徵兩將軍同機，及至成都機場，因飛機一個輪子不能伸出，無法下降，約盤旋一小時，如仍修不好，機師擬將油快耗完時迫降，故在機場列隊歡迎的官校師生均甚焦急。機場當局將消防救護車輛設備，佈置妥當，以待飛機滑降，所幸一法國技師終將輪子修復，乃照常降落，但客人已飽受虛驚了）。想不到那一次的經驗，可以作今日壯膽安心的靠助。但不論是何原因，總覺危險的成份大。

當時信主的客人，默默祈禱，懇請上帝保佑；信佛及信其他宗教的人，也都喃喃有辭，唸經禱告。作者因在西安「皈依」，爲禪密兼修（禪爲盤膝靜坐，密爲唸經唸咒），故也閉目默唸六

字大密咒，不覺入睡了。後來忽聞霹靂一聲，身上一痛，始爲驚醒，下意識想到這是飛機摔下了，馬上會起火，不過我在機肚子裏，怎能逃出？只有閉上眼睛等著燒死了。

## 滿身血腥九死一生

臨燒死前的一刹那，又想到今後母妻子女生活怎辦？又想到死在墜機，何如死在戰場上光榮？甚爲懊悔！接着聽到哀號悽叫之聲，睜眼一看，天色黑漆一片，下着大雨，遙見遠處有燈光，始斷定棲身的艙間已被摔開了，因爲我的頭連同厚禮帽均被夾在鐵纜當中，故用力拔首向外奔跑，向着有燈光的地方跑去。約跑出五百碼處，忽聞有北方人的口音傳來，當即叫喊，他們來到時，詢知係駐防的卅二軍的部隊，並知此地爲海口市郊區金牛嶺（卅二軍原爲商震部隊，時任軍長爲趙琳，北方官兵仍多），適遇同鄉二人，對我多加照顧。但喘吁稍定，頓覺背脊甚疼，滿身血腥，兩脚又爲山嶺荆棘刺傷，亦感疼痛難忍，因所穿新操鞋（有的稱鬆緊口帆布鞋）竟已震掉，公文皮包也不知失落何處？當時死傷累累，天又漆黑，無法去找。乃承兩同鄉扶至他們軍隊營房內，給水飯果腹，並向警備司令部電話報告墜機地點，請其派員救護，及維護客人財物。直至拂曉，始來人車救護，但死傷客人的財物，已被搜劫一空了。

後將傷者送海口市各公私立醫院，作臨時的救治。作者經送醫院作檢查後，全身並無外傷，身上及衣服血漬，乃死傷客人的血所噴染。惟覺

脊背疼痛，行路困難，夜不能仰，但醫院設備不全，且因戰火將臨，醫師亦多惶惶不安，對傷者均未照射檢查，僅給酒精舒筋藥而已。至其他受傷客人，多由在臺機關接回臺灣治療，或赴港澳治療。服務機構不在臺灣的受傷客人，只好在醫院等候公家運送。

### 慈母密縫首飾救命

當時人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又不曾說廣東話，至感孤寂，幸每晨醫院走廊上有報販用廣東官腔喊著「中央——日報——」這種聲音記憶猶新，每日閱報成爲我惟一的精神寄託。我還算得天獨厚，有兩位年輕友人趙致文、尙文齋在海口市工作，閱報知我受傷，前來看我，以後便輪流來醫院照顧，代購藥物。所幸我離成都時，母妻將所存首飾縫於腰帶中，此時託趙、尙二君到金店換成現款，以充藥食之用。每讀遊子吟：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；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。」的詩句，就想起慈母爲我密縫首飾救命的往事。後以醫院療治背傷無效，乃由趙、尙二君帶我去看中醫，醫師開以活血、散淤、消腫、長骨的藥方，服十數劑後，甚爲有效。繼聞趙尙二君對我說，此次飛機失事，共清查死者約卅人，傷者二十餘人，除中央社各報社人員外，其他均是各地的客人，並說機場上放了五口棺材，爲失事飛機中駕駛員、通訊、修護等人殉難的屍體。聞之又不禁悽然！因當中有接我上飛機的友人，他們在我的上面，我未死，而他們竟摔死！天呀！何以對此仁人義士不予庇佑呢？古人說：

「生死無常，修短有數。」於此而益信其說了。只有買點香果到機場弔祭一番，祝他們的靈魂在天堂安息吧。

又聽瞭解失事情形的空軍友人說：該運輸機到達海口上空時，因各處疏散海口的人，已成客滿之勢，故機場指示此機向海南島南部的三亞機場降落，但三亞機場爲抗戰時日人所修臨時小型機場，跑道甚短，而且夜航設備不足，加以大雨傾盆，視線不清，故數次下降，不是將撞上房屋，就是將撞上指揮塔，故駕駛員緊急將飛機拉上，又飛返海口請降，因油用盡，故墜降於海口金牛嶺上。

### 終生難忘憂患故人

按常情推測，墜降時機頭應先著地，應先將駕駛間下的客人碰死，但該機觸及金牛嶺山峯時，將飛機碰翻開開了，致機下的客人未被摔死，反將駕駛間的人都摔死了。至座艙中因有通訊社收發報機及器材，飛機失事時，人機碰撞，也是死傷的原因。

在脊背內傷稍癒後，擬分訪同機受傷者，互爲慰勉，不意多分別運走。聞友人中有西安分社主任丁繼昶兄夫婦，一死一傷，兒子無恙。甘肅省國大代表袁耀庭兄夫婦摔傷，也是子女無恙，足見兒童們筋骨柔軟之故，所知袁之兒女後到美國留學，現均有成就，已兒女成行了。陝西省國大代表兼任西安分社工作的王文德兄腿部受傷。另有中央社總編輯後任中央日報社副社長的唐際清，寫藍與黑的名作家王藍，名作家袁陵九，重

慶分社主任潘劭昂，民族報社社長何功揚……諸先生均受傷，已運回臺灣治療，其他死傷的客人，不認識者尚多，惜人事滄桑，鴻飛東西，不能聚首談往，爲一憾事！

既而成都淪陷，西安綏署甘南行署主任趙龍文先生至海口，聞我受傷，因係老同學關係，特來慰問，真如雪裏送炭，不愧趙先生素有古道熱腸之名。西安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孫家祿夫婦（後在臺灣任地方法院院長）、綏署張主任夫人、高參田維五（後任臺灣建設廳副廳長）、羅代表甸服、王司令伯礎、李副軍長志剛諸兄頻來慰問，憂患故人來，此亦終生所難忘者。後來到海口市街上看看，此時路過的人，都已分赴臺灣港澳或他國，故沿街客人已少，甚爲悽寥。以竹作杖，蹣跚而行，頓覺有如喪家之犬，感慨萬千，行至海口市黨部，見河南省黨部主委陳泮嶺先生夫婦，正在院中用石頭三塊支着鍋子做飯，充分表現出逃難的情景。晤談後，既喜且嘆！筆者在海口養傷，過了卅九年元旦，於一月初才又乘空軍運輸機無價運回臺灣。

光陰似箭，屈指一算，失事生還已卅九週年了！惜尚未返回大陸團聚！誰無父母？誰無兄弟？誰無妻子？誰無親友？痛骨肉之離散，悲廬墓之蕩然，死者已矣，生者何堪！遙望雲樹，曷勝悽愴！惟盼王師北指，早日復國，唱凱旋之歌，作團圓之樂，不勝翹企以待。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請電五〇六五三一·五〇六六八六六